一顿饭的来路

劳动者故事 35

刘浩军

初冬的傍晚下了一阵雨，不大，地上湿了一层。厨房的灯，我开得比平日早。

饭熟了，菜端上桌。一碗米饭，一盘青菜炒肉，一碗紫菜蛋花汤。它们到这张桌子上之前，走了很远的路，过了很多双手。

五月布谷叫起来，秧苗挑在箩筐里，担子两头往下滴水。秧苗插下去，雨就来了。雨瓢泼地下，田里翻着气泡，秧苗在浑水里站住。三伏天田里的水烫手，人弯着腰薅草，汗把褂子洇透，贴在背上。

我们村里有“一粒米七斤四两水”的说法。一粒米从播种、生长到成熟，背后是辛勤和汗水。一粒米掉在地上，我捡起来吹一吹，照样下锅。不在乎米脏不脏，是舍不得。

有两口子承包大棚种空心菜。夏天棚里中午能达到接近60摄氏度，人进去待不住。他们就把活儿往前挪，凌晨3点下地，头上顶一盏灯，刀贴着地面唰唰割过去，嫩茎倒在胳膊弯里。天亮前要割完200来斤，扎成捆，削掉底下的老叶，清水池里过一遍，装车送走。

猪在栏里的时候，时间是饲养员的。巡栏、投料、看温度，一样也不能落下。猪出了栏，进屠宰车间，时间就归机器了。凌晨起来，分割、检验、装车，肉从车间进冷链车，中间不停脚。

土里长的，栏里养的，只是一句“大自然的馈赠”交代不过去。把种子播进土里、把饲料倒进槽里的是人。

吃的东西离开地头，离开猪栏，许多是在夜里。

有个卖菜的姑娘，她在凌晨3点穿上棉袄棉裤，骑三轮车去批发市场。寒风刮在脸上，人一下就醒了。20分钟到果蔬区，时蔬、瓜果、本地棚里出的菜，摊子铺得满满。她挑豆角，装黄瓜，码芹菜，跟供货的打个招呼。天亮前得把菜拉到早市，一样一样摆开。

赶早贩卖蔬菜的这些人，跟地里种菜的那些人，是一根绳上的。棚里头灯亮起来的时候，批发市场的灯已经亮了好一阵。送菜的车开出市场，天边才泛一点白。等早市上把菜码齐，城里多数人还在被窝里。

一筐空心菜，从菜农的手里，到卖菜姑娘的三轮车上，中间隔着几百公里，要走几个钟头的夜路。

肉也在夜里走。凌晨车间里机器响，手不停，眼不停，叉车一趟一趟往车上装。冷链车开出来，车灯照着前头，一扇扇白条肉送进超市后仓、菜场肉案、食堂冷柜。个体摊贩天亮前把肉分好，将摊子支上等顾客。

他们嘴里不说“供应链”，也不说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他们说赶早，说趁凉，别耽误了。他们干活时不抒情。该干的干了，该赶的赶了。天亮了，供应的蔬菜和肉类都是新鲜的，案板上有食材可以下锅。

食材进了厨房，路还没走完。洗、切、配、炒、炖，虽然跟呼吸一样寻常，可是要走完这一段才能做成一顿饭。

母亲淘米，淘米水留着洗碗或浇花。她切菜的时候，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欢快。灶里的火苗舔着锅底，油热了，蒜末下锅，“滋啦”一声，香气扑鼻。她手背上有几个淡烫斑，油星溅的。

母亲在灶前站了几十年，盐多盐少手上有数，油热没热眼睛知道，什么时候翻面，什么时候再等等，心里有数。我在旁边看着，看过几回，搭把手，就学会了。

外婆教我打蛋花，她打蛋的时候筷子斜着划，在碗里划出一个小旋涡，蛋液起了一层细密的泡。她把碗递给我，我就照着划，划得不像样。她也不纠正，只是把碗接回去添水，说：“水多一点，嫩。”

一顿一顿的饭，是从厨房里出来的。我们对家的记忆，往往是厨房里的那股油烟味。吃食从地里、从夜里走过来，进了厨房，到了掌厨人的手上。米面、蔬菜、肉食凑一块儿，就是一顿饭。

碗沿上沾着一粒饭，我把它拨进嘴里，又想起外婆那句话“碗底照见人影”。外婆过了苦日子，那时的稀饭里没有几粒米，米汤如镜，吃不饱。

育秧的人、挑担的人、薅草的人、割稻的人、碾米的人、拉粮的人、集上守摊的人，还有蹲在水龙头底下淘米的人，都是为了一顿饭忙碌。

我把汤喝完，窗外的雨停了，路灯的光落在湿漉漉的街面上。明天还得吃饭。明天的饭还是从地里、从夜里、从别人手上过来的，往后也是这样，我们就不当回事了。“日常”这两个字，把很多人的辛苦都盖住了。

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衣食都来之不易，我们应当珍惜、节约，感恩劳动者的辛勤付出。

我的实习期

朱明东

18岁生日那天，技校通知我到大森林里的施工连队实习3个月。我在校学的是汽车驾驶，实习是毕业前的必修课，汽车驾驶，不会摸方向盘咋行。

坐了4个多小时，慢如牛的火车停靠在群山深处的小镇旁，下车旅客稀稀拉拉。一辆解放牌敞篷车停在站前，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喊：“技校实习的！技校实习的！”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上前一问，果真是来接我们的，就连人带行李一起上了车。车摇摇晃晃地驶离小镇，随后加大油门顺着山路向密林深处驶去。

到连队驻地时已近黄昏。大门前，连长正组织大家列队欢迎我们。连长50岁出头，个子不高，喜欢抽刚时兴的雪茄。见我们下车，就上来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，大家七手八脚帮我们提行李。一打眼，连队男女职工有大几十号人，汽车、推土机和压路机排列整齐，6座帐篷安扎有序。

连队让我跟李大个子学修车。李大个子是连队里的修车大拿。说是修车，其实就是让我休息。不修车也不能吃闲饭。我自告奋勇跟着大家到10多公里外修路。连队人朴实，大家嫌我年纪小，不忍让我干重活儿。有人鼓动我开压路机，我见那玩意高高大大的就赶紧摇头。压路机司机过来说：“这家伙底盘重走得慢，保准安全。”见我犹豫，他又道：“这家伙好学，绑个大饼子狗都会开。”压路机确实好学，不一会儿，我就会开了。

压路机前行，我在上面一脸庄重。见此，那司机就放心地跳下压路机，溜到河边钓鱼去了。前行，倒退，平稳自如。我好奇，想看看不用人操作这个大家伙能走多远，我设好档就松了手。压路机继续行进，我有些得意。简简单单的发明嘛，就实现了机械自动化，这路压得真是省工又省力。

实习结束了，我的事业即将开始。实习期里，我在连队里学到了涉世之初最为宝贵的东西，那就是团结友爱，朴素善良。时间短暂，却让我坚定一生。返程那天，连队的人夹道欢送。从他们的目光里，我读出了依依不舍，读出了无限期盼。车缓缓驶离驻地，驶向回程的路。

车在飞驰，天高风爽，绵延的群岭一派好秋光。

中年登山

白海

数草

我从赣西另一个小城赶过来
雾从谷底爬上来
草穗，等白了头

远处峰峦，只露出脊背
犹如一群水牛
疯狂饮水

我把脚步慢下来
岑寂里，听见风在数草

一根，两根
一坡，两坡
数到十万亩，天就放晴了

石阶

走在好汉坡的石阶上
才发现，膝盖是身体的钟摆

汗水在青石板上
开出小花
有人拄着木棍，敲打深秋

来到吊马桩，回头看
石阶弯成一条细绳
把我们系在半空



黄河湿地鸟欢唱

11月19日，山西临猗，初冬时节，黄河湿地迎来大批越冬候鸟，成群黑鹳、白鹭相聚于此。它们或在浅滩漫步觅食，或翩跹嬉戏，灵动身影为冬日黄河湿地增添勃勃生机。近年来，当地持续开展湿地生态保护修复，水环境稳步改善，优良的栖息环境，成为珍稀候鸟安心落脚越冬的家园。 视觉中国 供图

读书灯的回忆

王传胜

看到家里小朋友学习用的台灯，外观设计精致，触摸操作智能，高度和角度调整灵活方便，既能满足照明需要，又兼有护眼功能。不禁感慨现在小孩的学习条件是真的好，也不由得想起自己学习过程中使用的各种灯。

最先用的是煤油灯。我出生在湘南农村，上小学的时候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彼时用电尚未普及，多数农村家庭还是使用油灯照明。煤油灯也有不同档次，少数讲究些的，以金属做底座、棉线为灯芯，外加玻璃灯罩，这样既挡油烟也遮风；但大多数家庭用的就是自己纯手工“搓”出来的，取一个墨水瓶做灯身，将土纸捻成绳状，再剪一块牙膏皮将其包裹作为灯芯，一盏煤油灯就大功告成。

不过这种简易油灯，既不便于携带，照明效果也不太好。一灯如豆，若是稍微有风，火苗随风摇曳飘荡，光线就更显昏暗，阅读的时候不得不凑近灯前。以至于很多时候，脸上都有那种煤油不完全燃烧后的黑烟印记。而且这种油灯灯芯很容易碳化结晶形成“灯花”，需要不时清理。但是，跟少年求知的渴望和阅读的快乐相比，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随着电力逐步普及，农村也开始慢慢告别了煤油灯。刚上初中时，家里已经用上了电，最初使用的是5瓦的小功率白炽灯。第一次在电灯下学习，淡黄色的光洒下来，感觉整个房间都特别亮堂，心情也跟着亮堂，连写作业似乎也更加轻快了起来。

初三开始住校，教室使用的是日光灯，光色冷白、光线明亮，照明的效果较白炽灯明显更胜一筹。不过那时候电力紧张，停电经常发生，所以给自己备了个手电筒。记得有一个晚上读苏轼《临江仙·送钱穆父》这首词，看到末尾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两句，内心深处的某个点似乎被击中。

再往后，我见过用过的灯就更多了。工作后在城市安家落户，房子装修时去挑选灯具，那真叫一个琳琅满目，感觉它们不仅仅是一种照明工具，本身也成了装饰的一部分。现在的电力也很稳定，除了检修之外，已经鲜有停电的情况。晚上万家灯火璀璨，恍若漫天星辰。

灯虽无言，但折射出岁月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。各种不同的读书灯，串起了我的求学岁月。怀念当年夜读时的日子，那些点亮的读书灯同时也点燃了那个少年的心灯。

我的姥姥

李云

护了我们一辈子的姥姥，真的就这样永远离开了。

那天下午，妈妈像往常一样，推着姥姥去广场听唱歌。听着听着，姥姥说难受，想回家，妈妈推着她往回走，半路上她手里的扇子悄然滑落。等推到家，一生要强、通透善良的姥姥，已安然离世。

姥姥走得干净利落，无病痛缠身，无卧床煎熬，前一日尚且饮食如常、出门散心，以95岁高寿无疾而终，是旁人艳羡的圆满喜丧。可于我们至亲而言，再多的圆满，也抵不过骤然别离的心痛。

顺着回忆，就想起姥姥这一辈子。她14岁没了妈，和7岁的妹妹相依为命，小小年纪便尝尽人间疾苦，早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她18岁嫁人，姥爷老实温和，只知踏实务工，家里大事小情，基本都是姥姥拿主意。

以前日子穷，姥姥日日操劳家事之余，天热时出去卖冰棍，天冷时卖烤红薯。夏天大太阳底下，她晒得脸通红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；冬天寒风凛冽，她的脸冻得发青发紫，手上都长了冻疮。凭着一身韧劲，硬生生熬过了最清贫的岁月，撑着这个家一点点变富裕。

我刚上班那几年，单位离姥姥家近，她就让我住在她家，帮我省钱攒嫁妆。等我成家以后，每次回去她还是很热情，总说我孝顺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是她小时候疼我们，我们才想着好好回报她。

我最敬佩的，是姥姥的清醒睿智和远见格局。她虽然不识字，但深谙人情世故、治家之道，一辈子将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从无纷争矛盾。我总觉得，姥姥要是生在现在，读点书，肯定是能干大事的人。

岁月匆匆，时光催人老。硬朗能干了一辈子的姥姥，近几年终于慢慢老去。年过九旬后，她每年都会住院调理几日，休养过后便能恢复如常。直至去年一场病痛过后，她的身体大不如前，体力衰退、步履蹒跚，出门散心，再也无法独自行走，只能靠妈妈轮椅推送。

往后岁岁年年，姥姥教会我们的坚韧、善良、通透与担当，会永远留在我们心底，成为一家人此生最珍贵的底气。

龙门听雨

王先桃

暮秋向晚，当密集的雨点落进贡江，我倚在书院的窗畔，看黄昏一点点被雨水吞没。浩荡的江风推着水波，一浪叠着一浪，奔涌向前。远处群山被晕染成一幅墨迹未干的山水长卷，幽远而又辽阔。

雨水在瓦沿上敲出清浅的声响，几百年的光阴，在眼前倏然而过。那些和书院相关的古老传说，在雨声里变得鲜活真切。

这座位于县城小西门外的龙门书院，缘起于明正德年间的一场暴雨。那个夏天，大雨昼夜不停，山洪奔泻而下，后山一块巨石轰然滚落，横在溪口，硬生生截断了贡江支流。连日积水暴涨，江水漫过石顶，江中群鲤逆流而上，一次次纵身腾跃，翻过横江石块，落进侧边的清潭。居住在江畔附近的人目睹此景，认定这地方有灵气，将来一定会出人才。

彼时，紧邻龙门寺的小院里，10岁就中了秀才的黄弘纲，正闭门苦读。第二年的秋闱，黄弘纲榜上有名。于是，那块拦江的石头，就被叫作“龙门石”，黄弘纲读书的院子，叫龙门书院。正德十二年，黄弘纲离开于都，到王阳明门下求学。先生讲学，他就坐在旁边，把一句一句的话仔细记下来。后来，这些记录被编成了《传习录》，流传至今。学成归来的黄弘纲和同乡何廷仁，在书院开坛讲学，广收门徒。那时候，浙江的钱德洪、王畿也在传扬阳明学说，南北呼应，文脉相传，世人赞誉：“江有何黄，浙有钱王。”

与书院相依的龙门寺，已经在风雨里站立了几百年，中间几次毁于水患与兵燹，又几度重建、重修，古意犹存。寺内那棵千年古榕，枝繁叶茂得如同一把巨伞，年年岁岁，守着书院的朝朝暮暮。

只是，车马舟渡的年月，终是远去。

书院不远处的雩都古渡口，早已没了影子。曾几何时，这里是贡江岸最热闹的地方，人流不断，舟楫往来，南北物资在此集散。然而，世事翻覆，短短几十年，长征大桥、红军大桥、集结大桥等五座大桥先后架起，横跨贡江，天堑变成了通途。古渡口逐渐冷清，像一个卸去重任的老人，卧在时间深处，静看江水流淌，风雨更迭。

暮色渐浓，临江的灯火，次第亮起，闪烁的灯影坠入江面，漾出一片片浮动的星河。一对年轻的情侣撑着伞，在书院中驻足，议论声混着雨声，断断续续传过来，他们在说书院，在说黄弘纲，在说阳明心学。听着他们的谈论，我忽然在想，五百多年前的龙门书院里，也是这样的雨声吗？

雨又大了起来，垂落的雨珠织成帘子，将两岸的霓虹晕染得光彩斑斓。恍惚间，时光重叠，我仿佛看见旧时讲堂里，烛影摇曳，书声琅琅，黄弘纲和学生们围坐在案前，读书论道，也看见九十二年前的黄昏里，无数赣南儿女以生命赴使命，从江对岸整装出发，踏上万里征途。

夜雨年年奔赴贡江，落在此刻，也落在几百年前的旧时光里。岁月来去匆匆，江声从不曾断绝。

书院的门窗里，一盏盏灯火，又明亮起来，一座两千年古城向学求真的文脉与风骨，正伴着滔滔江水，一路向前，奔流不息。

穿尘之光

叶星

那年冬天，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，进厂做了一名工人。

每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便要告别昨夜的旧梦，爬出温暖的被窝。草草吃口饭，蹬上那辆二八“永久车”，顶着刺骨的寒风，汇入上班的车水马龙之中。

车间里，机器轰鸣声中，空气中全是漫舞的铁屑和灰尘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上工之前，照例先要在休息室里将衣服从内到外全部换了。在生产线上，安全帽、大口罩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工人们，挥汗如雨地忙碌着，时间在一片嘈杂声中如蜗牛般爬行。一直到上午九十点钟，太阳才从高高的天窗上探出头来。一时万道金光穿尘而过，灰暗嘈杂的车间仿佛才从迷蒙中彻底醒来……

晚上，躺在自己的小屋里，如豆的台灯下，胡乱翻书，一半为了消闲，更多的是化解心中的不甘和烦闷。一起分配来的同学，或提干，或调离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仍在生产一线实习锻炼。曾经丰盈的对未来的种种憧憬与希冀，被骨感的现实撞得粉碎。前途就像漂泊在茫茫海上的一条小船，随波逐流，怎么也看不到岸。

就是在此时，美国作家戴尔·卡耐基走进了我的世界。从他那本《人性的弱点》一书中，我发觉自己当时的迷茫与消沉缘于自卑心理作祟，心灵蒙上了尘埃。他使我明白：如何走到现实这令人尴尬的一步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面对现实，因为以后能帮你走出人生泥沼的只有自己。而《人性的光辉》中那位名叫亚伯拉罕·林肯的主人公，他的一生充满艰辛坎坷，备受失败打击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，因为他拥有一种最可贵的精神，即从不向命运低头。卡耐基使我懂得，如果生命是茫茫大海，那么职业就是这条船，船不是目的，海也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诚心诚意地漂泊。

从此，读书便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。那段日子里最大的乐趣，就是每周末去附近的图书馆借书。几年里，我几乎看遍了那里所有的藏书。万籁俱寂时，翻开一本书，马上就会沉浸到另一个世界，坐到古圣先贤身旁，听他们讲述那些动人的故事，感受他们的睿智与深刻。从他们身上，我找到了灵魂的归依。

与书结缘，让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。我开始发表作品，并屡次获奖。我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改变了命运。这些年，我当过厂报编辑，并考上公务员，又成为中国作协会员。几十年风雨人生，无论我身在何地，读书始终是我最大的乐趣；无论脚下的路走得顺畅还是坎坷，都多了一份平和恬适，少了一些浮躁茫然。因为我始终坚信，阅读犹如阳光，能够穿越生命的尘埃，照亮前进的道路。

十月的婚礼

别林

风带着草甸子的清香、龙凤湿地的甜味，拂面。天很高，金灿灿的阳光洒下，照在油田的“磕头机”上，红色、黄色的铁架子泛出温润的光——天地间，长颈鹿般的“驴头”，牵引悬绳器连接深入地下数千米的抽油杆，将油从岩层缝隙吸入泵筒推进油管送到地面……周而复始，一起一落，上冲程时，向天，似与苍穹对话；下冲程时，俯首，俨然向大地致敬。

铁人大道宽阔，一旁的乘风广场节日气氛浓郁，歌咏国庆的合唱队员齐声高唱：都说你的花朵真红火，都说你的果实真丰硕，都说你的土地真肥沃，都说你的道路真宽阔，祖国，我的祖国，祝福你，我的祖国……鲜花簇拥，国旗飘扬……

经过乘风广场，铁人大道上，一队“娶亲”的婚车开来。近处是温馨的居民楼，墙上历经风雨的标语依稀可见：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“宁肯少活二十年，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；远方是现代化的小区，高楼大厦林立。从前“头上青天一顶、脚下荒原一片”，如今“绿色油化之都、天然百湖之城”的大庆，一片生机。

婚车开到，鞭炮齐鸣，迎亲的人们欢呼着迎上，车门前铺好红底金线绣满“百福”字样的福垫……礼炮声里，幸福的花雨中，新郎牵着新娘走来。婚礼仪式登场，一身笔挺西装的新郎、一袭美丽婚纱的新娘亮相。亲情浓浓，其乐融融。台下，坐在一起的两对父母亲切交谈。

一个叫嘟嘟的汉族小男孩，一个叫其木格的蒙古族小女孩，捧着结婚戒指上场。《婚礼进行曲》中，主婚人庄严的声音响起，新郎新娘共同说出结婚的誓言。闪烁的镁光灯下，镜头定格：潇洒的新郎、优雅的新娘相拥在一起。大屏幕上，视频中闪现他们爱情的旅程：手牵着手，他们奔跑，背景是长江、黄河，南疆、北国，山河远阔、国盛家兴……

台上的小提琴手演奏，舒缓、醇厚，是喜庆、深情的《祝福祖国》。诉说着对这片土地深深爱意的乐曲，飞出婚礼大厅，飞越铁人大道，飞到乘风广场，汇入联欢的人们：祖国，我的祖国，祝福你，我的祖国，我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你，愿你永远年轻，永远快乐……